

潮声里的证词

□ 水刃

黄海的潮水退下去的时候，露出了滩涂上一道一道的印子，深的浅的，弯的直的，像是谁用一根粗大的手指在湿泥上划拉出来的。我蹲下来看那些印子，有些是蟹子爬的，细细碎碎的，像一个人心里藏了太多话却又不敢说出口，只在纸上戳些点子；有些是水鸟踩的，三趾的，四趾的，印子旁还带着一道浅浅的拖痕，那是翅尖划过泥沙留下的，鸟走得不急，像是在丈量什么。滩涂是软的，踩上去脚底一陷，水就从泥里泛上来，凉丝丝的，带着一股子腥，这腥不是鱼市上那种腥臊，是海藻晒透了又被潮水泡发的那种腥，混着泥沙的本味，说不出好闻，却让人一下子踏实了，像小时候蹲在河沟边看蝌蚪，一蹲就是一个下午。

丹东的海岸线不长，从鸭绿江口往西，过了大孤山，岸就渐渐开阔起来。我退休前在铁路上跑了几十年，见过辽东的山，也见过辽东的水。山是莽苍苍的，秋深了满坡的红叶像谁打翻了颜料罐子；水却是慢的，尤其到了入海口那一片，江水河水海水搅在一起，分不出谁是谁，只在涨

潮落潮的当口，水色才有深浅的变化。退潮的时候，远远近近的滩涂全露出来，灰蒙蒙的一大片，上面星星点点的白，那是蛭子壳海螺壳，被潮水磨得没了棱角，捡一块在手里，圆润润的，像是海的舍利子。

“美丽海湾”四个字，是这两年才听人说的。头一回是在镇政府的告示栏里，红底白字，写的“水清滩净、鱼鸥翔集、人海和谐”。我站在那儿念了一遍，觉得像是诗。后来镇上的小刘来家里收水电费，说起海滩治理的事儿。她说咱们这片海湾入选美丽海湾优秀案例了，往后游客多了，老房子租出去能赚钱。我笑了笑没接话。小刘年轻，说话快，走路也快，她嘴里的海湾和我心里那个海湾，大概不是同一个东西。

可我到底是往海边多走了几趟。不是为着看它怎么美丽，是想弄明白，那些告示栏里的字，到底和眼前的滩涂有没有关系。

早晨四点半，天还没透亮，我骑上那辆二八大杠往海边去。路上没人，只有露水把道旁的草叶子压弯了，车胎轧过去沙沙响。

到海边的时候，东边的云已经有了颜色，不是红，是那种粉粉的橘，像剥了皮的虾肉。潮水正往上涨，声音是闷的，哗——哗——，一声接一声，中间没有停顿，像是谁在大口喘气。我找到一块大石头坐下来，石头是温的，摸上去滑溜溜的，大概被太阳晒了一整天，还没来得及凉透。

涨潮的工夫，我看见一只白鹭站在浅水里。它不动，一只脚收在腹下，另一只脚插在泥里，头歪着，像是在听水底下有什么动静。隔了一会儿，它突然把嘴往水里一戳，再抬起来，嘴上已经叼了一条银亮亮的小鱼。鱼尾巴还在甩，白鹭仰了仰脖子，鱼就下去了。整个过程快得让人来不及眨眼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鸭绿江边看过一个钓鱼的老头，他坐着半天不动，竿子也不动，突然手腕一抖，一条鲫鱼就甩上了岸。老头说，钓鱼不是靠眼睛，是靠心，水底下的鱼动没动，你心里要有一杆秤。

白鹭吃完了鱼，又把那只脚放下来，换了另一只脚收起来，头歪向另一边，继续听。我不知道它在听什么，可我愿意相信它

听得见潮水底下那些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蟹子吐泡泡的声音，比如蚬子把壳闭紧的声音，比如沙蚕在泥里钻来钻去的声音。这些声音人不常听，也听不到，可它们一直在那里，在每个涨潮落潮的循环里。

太阳升到一竿子高的时候，滩涂上陆续有了人。一个穿水衩的老汉拎着耙子往深处走，是去扒蚬子的。他的动作很慢，耙子插进泥里，往怀里一搂，翻出一片黑泥，手伸进去摸几下，扔几只蚬子进腰间的篓子。我走过去和他搭话，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脸上褶子很深，眼角嘴角全是海风吹出来的纹路。他说这几年蚬子比前些年多了，个头也大，以前滩上净是些小苗苗，还没长成就被人扒走了，现在是休渔期管得严，给它们留了喘气的空儿。

“喘气的空儿。”我重复了一遍这句话，心想：这不就是百姓心中“休渔禁渔”的意义吗？

老汉不爱说话，问三句答一句，可他的耙子一直在动。我站在旁边看了半个钟头，他翻出来的泥里有不少碎贝壳，白的紫的，有的上面还带着螺纹，一圈一圈的，像岁月在它们身上打了转。我把几块好看的捡起来，兜在褂子里，回去摆在窗台上，太阳一照，能看见螺口里闪着的细碎的光，那是海水干透了以后留下的盐晶。

又一天，潮水最小的那个时

辰，我碰上一群学生娃娃在滩涂上画画。老师是个扎马尾的姑娘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蹲在泥地上给孩子们示范怎么用贝壳摆出鲸的形状。那些孩子大的八九岁，小的五六岁，个个光着脚丫子，裤腿卷到膝盖上面，小腿肚上糊着黑泥。有一个小男孩跑到我旁边，指着水里一簇绿茵茵的东西问我，爷爷，那是什么？我说那是海草，学名叫大叶藻。他又问海草能吃吗。我说人吃不了，螃蟹吃，鱼也吃，它把水里的脏东西吸进肚子里，水就干净了。男孩歪着脑袋想了想，说那它是海的保姆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
孩子们摆的那头鲸是用白蛤蜊壳拼的，鱼眼睛是一颗深紫色的海螺，鱼鳍是几片扇贝的壳。远远看去，还真像一头鲸卧在泥滩上，背脊微微隆起，像是在呼吸。姑娘老师站在旁边拍照，拍完了蹲下来和孩子们一起把贝壳收起来，装进一只大布袋里，说是要留下东西，海滩还是干干净净的好。我听见一个女孩子问她，那头鲸去哪儿了。她说回海里去了呀，它本来就是海的，我们只是请它上来玩了玩。

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这些娃娃大概比我们大人更懂得什么叫美丽海湾。他们不操心生态价值，也不操心发展，他们只管把贝壳摆成一头鲸的形状，再亲手把它拆掉，让滩涂恢复原样，这个过

程里有一种干干净净的快乐。

傍晚的海边又不一样了。太阳斜下去的时候，海面被染成一片碎金，浪头卷过来，金光就碎成更小的点子，唰唰地往岸上涌。沙滩上有几个年轻人支了帐篷，旁边点了小炉子煮茶，茶香混着海风飘过来，我闻到一股子茉莉花的味儿。他们看见我，招呼我过去坐。我没客气，一屁股坐在沙子上，接过一个女孩递来的纸杯，茶是热的，顺着喉咙下去，整个胸腔都暖了。

聊天才知道，他们是从大连骑车过来的。领头的小伙子戴着一顶渔夫帽，脸晒得黑红。他说他们是做纪录片的，专门拍海岸线变化，这一路走下来，就数丹东这段海边最干净，水也清，沙滩上也少见垃圾。我说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前些年台风过境，海滩上总会卷上来好多塑料瓶、泡沫板，花花绿绿的，像是谁往海上倒了垃圾。小伙子点头，说我们拍的就是这个变化，你看现在，潮水退下去，滩上除了贝壳就是沙子，人待着心里头敞亮。

他说到“敞亮”两个字的时候，目光是往远处望的。我也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，海天相接的地方有一道极淡的灰线，那大概是雾，也可能是海平线本身。海在傍晚的时候是不说话的，浪头小了，声音从哗哗变成了沙沙，像是累了的人在翻身。可海又一直在说

话,在那些看不见的深处,鱼在游,蟹在爬,海藻在长,它们的声音汇成一种低沉的嗡鸣,不是耳朵听见的,是胸口觉着的。

那天夜里我睡得晚,坐在窗前记白天的事儿。窗台正对着海的方向,虽然隔了几里地,看不见水,却能听见潮声隐约传来,一高一低,像大地的呼吸。我翻出早些年写的几首诗,有一首写的是海边废弃的渔船,开头几句是:“龙骨烂在泥里了/橹声散在风里了/只有潮水还记得/它年轻时驮过的那些网。”那时候写船,是觉得船和人一样,老了就沒用了,只能搁在滩上等朽。可现在再看那些滩涂上的船,有些已经被拉走了,据说做成了景观,船头种了花,船尾挂了灯,晚上亮起来,远远看去像浮在海面的另一轮月亮。

我没去看那些做成景观的船。我宁愿它们在泥里烂着,烂成木屑,烂成养分,让海蟑螂爬上去,让藤壶附上来,最后变成滩涂的一部分,那才是船最好的归处。人也是一样的,人老了就活在记忆里,记忆跟滩涂上的印子一样,潮水一来就沒了,潮水一退又露出来,反反复复,沒完没了。

海湾美不美丽,我心里有自己的看法。不是看水清不清,不是看沙净不净,是看潮水退下去之后,滩上有没有人留下来的印子。印子是来过的凭证,又是走

了的证据。那些印子深浅不一,有些很快就被下一次潮水抹平了,有些刻得深,能留好几天。我见过一个老头在滩上写毛笔字,是用手指头蘸了泥水写的,写的是“海晏河清”四个大字,写完了退两步看了看,又蹲下来把“河”字抹掉,改成了一个“潮”字。我问:“您改它干吗?”他说:“河是淡的,这里是咸的,写错了就改,跟过日子一样,该认的错得认。”说完他拎着鞋走了,赤脚踩在沙上,留下两行极深的脚印,那脚印快到水边就浅了,最后被一个浪头舔得干干净净。

可我知道他来过。那四个字的印子留在我脑子里了,比刻在石头上的还牢靠。

天又亮了一回,我又去了海边。这回去的是港口西边一片新修的木栈道,道旁种着碱蓬草,绿里透红,一丛一丛的,像地上的小火苗。栈道上走着的人不多,有个推轮椅的妇女,轮椅上坐着一个白头发的老人,老人目光直直地看着海,嘴角微微动,像是在对海说话。妇女停下来给老人掖了掖腿上的毯子,老人忽然抬起手指了指远处的海面,嘴里含糊糊地说:“船,船。”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,什么也没有,只有水天一色的灰蓝。可老人执拗地指着,妇女就顺着他的方向点头,说:“看见了看见了,是条大船。”

老人笑了,那张布满老年斑

的脸上绽放出孩子般的笑容,嘴咧着,露出几颗稀稀落落的牙。我走过去和老人的女儿搭话,她说她父亲以前是渔民,在海上漂了四十多年,现在得了阿尔茨海默病,什么都忘了,就记得海和船。每天推他来海边,他就能安静一整天,不闹不吵,眼睛看着远处,像是真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

那老人最后被推走的时候,我站在栈道上目送他们。轮椅的轮子压在木板上,咕噜噜地响,一声接着一声,像是潮水的另一种节奏。我忽然想起一个词,“人海和谐”。告示栏上的那些字忽然在我心里活了一下,不是被解释活的,是被那个老人和他女儿的背影照亮的。原来人海和谐不是什么大道理,就是一个忘了全世界的人还忘不了海,就是一个还记得他的人每天推他来看看海。海接纳了他们的来,也目送他们的去,不打搅,不催促,就那样静静地涨潮落潮。

回家的路上,我在一家小卖部门口买了一瓶汽水,玻璃瓶的那种,揭了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,一股子甜腻的橘子味儿冲上脑门。卖汽水的大姐问我,今天又去海边了?我点点头。她说你天天去,看不腻啊。我说看不够,海这东西,一天一个样。大姐笑了,说可不是嘛,她在这儿住了四十年,潮水来来回回的,把她的闺女从小学送到了大学,把她

的男人从壮年送到了白头，可海还是那个海，不年轻，也不老，就这么晃荡着。

我骑着车在镇上穿行，路过正在修建的滨海广场，路过挂着“生态养殖示范基地”牌子的工厂化育苗车间，路过一片新栽的松树林，松树才一人多高，枝丫上绑着防风布。我忽然觉得，所有这些新东西和旧东西，告示栏里的词汇和海边的实景，正在慢慢地长到一起，就像鸭绿江口的那片水域，淡水和咸水搅着搅着就分不清了，可水底下的鱼都知道哪段是江哪段是海，它们游着游着自己就明白了。

“高颜值海湾赋能高质量发展”这句话，对我来说有点抽象，我可能接不住。可我认为得潮水的脾气，认得白鹭等鱼时候的那股子耐

心，认得老渔民指着空海面说“船”时眼里的光。这些大概也算是一种证词，证明了这片海湾正在变好的那些变化，不是写在纸上的，是长在日子上的。长在日子上的东西，就比什么都结实。

潮声又响起来了，隔着窗户，隔着夜色，隔着几百米人家屋顶上的炊烟，闷闷地传过来，像有人在远处敲一面旧鼓。我关了灯，闭上眼，让那声音裹着我。海还在那儿，不增不减。明天天亮，潮水还会退下去，滩上还会有新的印子，深的浅的，弯的直的，等着被什么人看见，再被下一次潮水抹去。可我知道，看过一次就忘不了了。

就像那个小男孩说的，海草是海的保姆。那滩涂就是海的笔记本，潮水每来一次，就翻过一页。

我在这页上看见的东西，大概会一直记着，直到我像那个老人一样什么都忘了，只记得海的方向。

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白鹭，一只脚收在腹下，另一只脚插在温热的泥里，歪着头，听潮水底下那些细细碎碎的动静。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，窗外的潮声正响到最远处，哗——哗——，像有人在催促着什么。我知道那是海在翻它的笔记本，一页一页地翻，不为给谁看，只是它自己的习惯。

而我，不过是个恰好路过的读者。

就这么读了小半年，读着读着，自己也成了这笔记本上一个浅浅的印子。

（水刃，本名王忠军，自由撰稿人）



大鹿岛海岸